

孔子家語卷八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醴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故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遠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晉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衣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

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綏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敵之可也。懿子曰。二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升殷尋。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桃壇。壇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曰太廟。有一壇。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乃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三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罨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黜而黑頰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音。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忘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遇而能改。其進矣乎。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誠之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疎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生。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淫聲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告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衆挾振馬而四伐。所以威威於中國。分郊而進。所以事事濟。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斲而藏諸府庫。以示弗服用。倒載干戈。

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曰韃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左射以狸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劔。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大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良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

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序，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女。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逮逮，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

之。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大而不犯於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作亂。而憚鮑管。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段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内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内。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

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焉。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而辱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

誠發上卒伏之以微射其志而重實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遂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貶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葬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蹀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休兵脩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

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然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仕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更衣敝表。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

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魴。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閭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原壤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孔子家語卷八終

孔子家語卷九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有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說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而命之。辭曰。先人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命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謂則效矣。僖子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於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衆。憑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湮木刊。敝邑大懼。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怵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曰。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諫。父作祈招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於文宮。臣問其詩焉而不知。若問遠焉。其馬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為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誦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讒。

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庶子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子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獄。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賄以買直。紂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默。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曰義。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驕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聞而藥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

百二 卷二
以至於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吾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玉，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爲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僇。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為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蘧蘧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圍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再求之戰。再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恆弑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臣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